

从“事实”走向“真实”

——浅析巴洛克艺术风格

李 晖

17世纪,由于巴洛克艺术家的不懈努力,对光与色的表现力有了进一步的发现,并利用这些发现在绘画创作中注入自己炽热的情感,使绘画语言充满了前所未有的魅力。从视觉上吸引观众,从而引起心灵的共鸣。它同音乐一样有着动人心魄的震撼力,它振奋、热烈、生机勃勃,它出于人的表现本能,违背理性思维原则,直接引导人们的思维透过物像进入本质,它们比古典主义更能使观众亢奋。绘画作品开始从追求实体的真实转变到视觉的真实,这在西方绘画史上是一个重大突破。

1. 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物理的事实

纵观西方艺术的发展,从古希腊到近代的欧洲,在漫长的岁月里,“模仿法”始终在规范着艺术和确定它的本质,尤其在17世纪以前,人们一直沉浸在理性的分析中追求稳定均衡、摒弃含糊而追求清晰,迷恋事物的表像。但这样一味强调理性却恰恰导致了个性的禁锢、人性的迷失。在很多古典主义作品中,由于画面的解剖、透视、构图、造型等技法臻于完美,却使作品显得僵硬、刻板,有的甚至像生物课的教科书。一切显得太明白,反而让人感到索然无味,让人感到浮浅。显然,传统的理性远远不足以认识或者说深刻地认识整个世界,尤其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认知更加显得无能为力。在人类精神活动中,还存在着一个“非科学”、“非逻辑”、“非理性”的心灵活动领域。在这领域中,人类心灵活动常常并不诉诸于科学、逻辑和理性,反倒是要排拒、避开科学和逻辑及理性的直接干预。正如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所说的:“我们不是在现象之中相信生存的永恒乐趣,而应在现象背后寻找和表现那似乎隐藏在个体化原来背后的生命意志。这才是真正的‘形而上的快感’。”

2. “非理性”的觉醒

17世纪的欧洲,社会现实与人们的精神需求冲突十分尖锐,被理性哲学压抑已久的艺术家极渴望发现一种新的样式来抒发性情,从而去争取精神上更大的自由。以鲁本斯、伦勃朗、委拉斯凯兹和卡拉瓦乔为代表的巴洛克风格正是那个时代的精神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切理性的、羞答答的、非生

命的以及道德化的东西统统化为乌有,而只听到生命的节律在强烈地跳动。

从巴洛克这个名称的字面来看,它有独特的、狂想的、古怪的、变形的等意思,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其实质就是对古典主义那种恬静、和谐的审美情趣和思维模式的不满,并力图追求较直接的情绪感染力。

鲁本斯的绘画具有巴洛克样式的代表性,其代表作《劫夺吕西普的女儿》,取材于古希腊神话,反映了远古时代的“抢婚”风俗。画面内容看似是一场暴行,其实是画家在歌颂勇士青春的热情和桀骜不驯的性格,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大胆追求。这是典型的巴洛克艺术风格,通过翻滚、搏斗、充满活力的人物形象,从而使人物进入更加世俗化、自然化的境界。也正是如此,鲁本斯那独特的形式美感和趋于自然的色彩美感产生了。画家关心的不是故事情节本身,而是借此以表现自己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把自己的主观意识融入到作品创作中去。他大胆的运用色彩,画面中人体肌肤红润丰满,姿态奔放强烈,曲线飞舞流畅,眼神彼此交流,整个画面充满生命活力。作者在人物造型上不强调科学性,力图表现主观感受,注重形象的鲜明个性、夸张的姿态和手势、明暗的变化,色彩的对比呼应以及整体和局部轮廓线条的变化。画面犹如音乐旋律的流动,统一在一个总的运行节奏里,动乱之中显得对称、清晰。虽没有古典主义精密的科学性,但有更加强烈的感染力。作品打破了古典主义长期的模仿自然真实的章法,由被动模拟转为创造冲动,并有意地探索内在精神的表达。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肖像画家哈尔斯的作品《吉普赛女郎》中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浪漫气息。画家采用的是半身近景构图,着重刻画人物的身姿和表情,笔触流畅奔放,色彩响亮透明,光影对比强烈,给人一种信手拈来、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的印象。其艺术效果生动活泼,非常形象地显示出青春少女活泼奔放、不假华饰的自然之美。作品虽然描绘的是一位普通的吉普赛姑娘,但作者却借此把吉普赛人特有的豪放、开朗、无拘无束的性格和自己放浪形骸的个性痛快淋漓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

从以上的作品分析中我们感受到,巴洛克艺术不论是在精神还是在形式上都违背了古典主义的艺术准则。古典主义强调平衡、适中、庄重、理性和逻辑,追求造型、空间、质感与现实的逼真,而巴洛克艺术家追求直觉、感受和想象的真实,表现富有戏剧性、运动感、豪华与夸张的视觉形象。巴洛克风格的作品有意地减弱理性,以热情代替逻辑、以灵感代替思考,用奔放有力的笔触和艳丽夺目的色彩来尽情展示激情和力量。正是在巴洛克艺术家的执著探索和追求下,绘画的艺术语言才有了新的突破。更为重要的是,巴洛克艺术唤起的是非理性的觉悟。这使艺术的革命性和精神性都得到了升华。

3. 艺术的真实来自心灵

在古典主义向巴洛克艺术风格演变的过程中,人们对艺术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对人的自身也有了新的理解。当时的巴洛克艺术家已经懂得,其实物像的真实感对于视觉艺术来说,画中出现的任何色块、形状,只要符合人的经验,就能给人以真实感。自然、内在的精神才是艺术家要着重提取之物。因此,他们从静态的物质媒介中发掘出新的表现力,自由地安排光与色,主观支配光与影,通过这些物质载体去表现生命运动的轨迹,去传播艺术家的精神内涵。

在绘画领域中,巴洛克艺术家有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即如何在作品中创造出强烈的运动效果,能给观众一种动态的心理感受和视觉上的刺激。为此,他们不能只是再现自然物外在的视觉印象,而是要将蕴藏在自然物内的巨大能量挖掘出来。在创作的过程中,描绘对象的清晰对于视觉来说不在于轮廓,而在于相互关系;不在于被描绘的物体是什么,而在于它表现的是什么。

卡拉瓦乔是巴洛克时期在绘画技术上取得决定性研究成果的现实主义画家。在他的作品中,光的运用不是均匀统一的,而是只照射在某些关键区域,使

视觉想象产生一种节奏,构成一种运动。他是按照所要表现的对象的意义的大小来安排主次。他根本就不去关心运用这种手段取得的效果是否合乎事实,但却高于事实。比如《圣马太的殉难》,黑暗部分与明亮区域总是并置在一起,强烈的反差对比使得他笔下的人物像高浮雕一样鲜明突出。此外,这一技巧也更增强了对画面中人物的剽悍、神色严厉这一特点的表现力。在这里,实体的再现不再精描细绘了,而是忠实于视觉上的真实,忠实于观察物体所得的总体印象。

在巴洛克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中,主体的情感、想象、感觉等非理性心理因素已经被提到了重要位置,他们认为它们是艺术创作和审美活动的前提,他们用自己独特的形式结构、动态的平衡和狂乱的秩序感动着我们。巴洛克艺术风格若用欧洲正统的、以“模拟说”为基础的造型观念来衡量,会认为它不合科学法则,没有严格的比例,不符合物体的真实。但鲁本斯、卡拉瓦乔、哈尔斯他们的艺术依然是灿烂夺目的,即使是今天,也使艺术家和观众折服。巴洛克艺术家用全新的艺术观点和创作技法创造出的作品的感染力,并不是因为形象上的逼真,而是那内心借着灵感显现出来的精神内涵。也正是因为有像鲁本斯、卡拉瓦乔等一批杰出的艺术家,敏感地把握住绘画中出现的新形式,并凭借着对艺术的执著,将新形式、新观念加以发展、推动,使得西方绘画艺术在巴洛克时期取得重大突破,并向前迈出了艰难的一步。

本文为安徽工程科技学院青年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04YQ028)成果

(作者单位 安徽工程科技学院艺术设计系)

责任编辑 韦平